

历史题材电视剧——

在坚守文化自信中探索前行

■陈先义

中更为辉煌的篇章。在中央和地方省台每年播出的电视剧中,近现代革命历史题材历来占有最大的比重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这类作品数量之多、质量之高,在电视剧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。这些热播的历史剧引领着大众的审美走向,满足了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。这其中,既包括《战北平》《长沙保卫战》《三八线》《二十四道拐》《中国远征军》等对重大事件的再现和叙述的作品,也包括《江姐》《王大花的革命生涯》《铁血红安》等着重塑造历史人物的作品。还有《潜伏》《风筝》《面具》等高扬理想和信仰旗帜的反映隐蔽战线作品,成为持续数年的收视热点,受到观众的特别喜爱。

重大纪念日,历来是缅怀先贤和进行革命历史传统教育的重要节点,也是历史题材创作的高峰期。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,全国各电视台播放的纪念长征的作品就有10余部,尽管个别作品似显题材雷同,但舆论和观众对这些作品反响依然空前强烈。这些作品,不仅让观众了解了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,也把爱国主义、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的思想。

纵观近年来涌现的这些作品,虽然表现的历史事件不同,艺术水准参差不齐,但在表现共产党人浴血奋战、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目标上,都具有非常明确的思想主题,即用文艺形式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,那就是对英雄人物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塑造和赞颂。

历史题材剧离不开现代视角,任何一部历史剧,都是对现实的观照,都是通过回望昨天映照现实。许多关于近现代革命史的作品,都为今天的共产党人乃至整个社会提供了历史的镜鉴,其中不乏治病良药。比如很多作品浓墨重彩地叙述一个主题: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和背叛。像周文雍、江姐、赵一曼、彭湃、蔡和森等,其形象和故事在历史题材剧中都运用艺术手法得到展现。他们的视死如归、正气凛然,与那些革命叛徒形成鲜明对照。贪生怕死的叛徒们背叛革命的第一步,无不是从背叛信仰开始,而背叛信仰的第一步,又无不是从腐化堕落和追求奢侈享受开始。从放弃理想信念到背叛信仰再到背叛革命,成为一个无以逃脱的魔咒怪圈。这些历史剧都在拷问每

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,向今天的人们敲响振聋发聩的警钟:放弃了理想信仰,我们的队伍还会出现下一个“顾顺章”“肖志高”。所以,这些历史剧不仅仅是为了回顾昨天,更是为了警示今天。不断用这种形式教育我们的党员和群众,是保持革命队伍永不变化的有效途径。

我们可以这样认为,近些年来,历史题材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比较欢迎的艺术形式,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重要的精神产品,不断满足人们的文化审美需求。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来看,在人物丰富性和多样性上都有新的开掘。一大批为观众津津乐道的影视人物丰富着中国影视艺术的人物画廊。但是,在当下市场经济中,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也越来越凸显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,一味追逐市场、沾满铜臭气的如“无根的浮萍、无病的呻吟、无魂的躯壳”般的“三无牌”历史剧依然存在。

比如,在表现历史时,有人一味追求娱乐效果及商业利益,在作品中见事不见史,甚至以游戏态度亵渎历史,将严肃的历史话题和真实的历史故事碎片化、小品化,创作严重向消费主义倾斜。如此,展现在荧屏上的,诉说往往变成戏说,历史往往写成秘史。一些被观众直言批评的关于抗战题材的“闹剧”“神剧”,便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怪胎。在这样一些作品中,历史的神圣凛然、苦难庄重、慷慨激昂,被变成哄堂一笑的戏说。如果陷于这种娱乐化的沼泽中,历史剧只能沦为流行文化的附庸,只能被市场绑架。对于历史剧来说,这将失去它最本质的功能。

在历史剧创作中,还有另外一种倾向——历史虚无主义。当我们提倡表现全民族抗战这一主题时,有人便一味夸大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绩,有意弱化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。某些抗日题材剧还热衷于编造一些有反战倾向的日本兵故事,刻意淡化日军侵略者凶残的本性,一度成为不少剧作追逐的“时尚”。也有打着彰显人性的旗号对英雄人物进行虚无主义解读,比如以红色经典“缺少爱”、“没有‘身体叙事’”为由,一定要给艰苦的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加一个三角恋爱,结果把红色英雄弄成“粉色英雄”。解构正义,挑战良知,迎合市场,扭曲价值,在某些

作品中已屡见不鲜。

第三种倾向,就是有些创作者心浮气躁,不下功夫研读历史,而是东拼西凑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进行“车间式”加工和排列组合,甚至把着力点放在花絮、偶然、奇巧等一些专门吸人眼球的外在形式上。于是,严肃的历史就变成宫廷的权谋恶斗,变成调笑煽情的花边趣闻。这样的作品,当然谈不上人物精神世界的叙述,也就难以给人历史的启示和教益,结果是离思想性很远,离低俗很近。须知,人们观赏历史剧首要目的不是去欣赏这些缺少思想内涵的花拳绣腿,而是关注历史故事里所彰显的厚重思想、所显现的规律性和趋向性,从而获得思想层面的审美愉悦,在读历史中熟悉过去、洞晓未来。

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自信,是历史剧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。放弃了这个根本立场,文艺就会变为西方文化的附庸。习主席曾提出,如果“以洋为尊”、“以洋为美”、“唯洋是从”,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,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、东施效颦,热衷于“去思想化”、“去价值化”、“去历史化”、“去中国化”、“去主流化”那一套,绝对是没有前途的!可以肯定地说,缺失历史定力、缺少价值立场的作品必然如无根的浮萍,难以成为时代的扛鼎之作。

明年,我们将迎来五四运动10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;2021年,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这些重大庆典,必然有影视作品加以表现,也必然出现历史剧的又一次热潮。怎样在创作中毫不动摇地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自信,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的繁杂和反历史的各种行为,把握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,讴歌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,从而同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不妥协的坚决斗争,抵制扭曲历史和反历史的各种行为,依然是历史赋予文艺工作者神圣而光荣的使命。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的特殊形势下,文艺工作者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化面前站稳立场,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,如何坚定不移地运用手中的笔写好我们党、民族、人民、军队的历史,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,这是历史赋予的任务,也是时代对每一名文艺工作者的严峻考验。

家风家训
立家立训

三代从戎报国志

■彭博

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,父亲已经开始训练我独自整理内务了。自记事起,家中墙壁上就裱着两幅题词:“参军光荣”“向老山英雄致敬”。年幼的我抬起头问父亲:“爸爸,那是什么啊?”父亲抱起我,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笑容:“这是国家奖励给爷爷和爸爸的,是咱们彭家的骄傲……”虽然对父亲的解释似懂非懂,但我开始觉得爷爷和父亲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人。

很多人对于长征那段战火纷飞往事都是从历史书中得知的。而我,自小就在爷爷这个老红军的熏陶下,对那些故事耳熟能详。爷爷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,是独子,家境不算富裕。爷爷16岁那年,曾祖母把他送到井冈山当红军。爷爷训练刻苦,作战英勇,后来随部队开始长征。在一次战斗中,爷爷被敌人击中腰部,受伤后与大队失散,所幸得到老乡救助保住了性命。

后来,爷爷辗转来到长沙,因为腰伤无法训练,成为一名工人。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曾找到爷爷,要追认他的红军身份,并给予一定补助。“娘要我好好跟着党,但我没走完长征,当年受伤后没联系上大队,心里一直有愧。我好歹留了一条命,靠自己干活饿不死,当年有很多老表都牺牲了,他们家里比我更需要这些钱!”爷爷毅然决然地拒绝了。

爷爷奶奶生育了6个子女,尽管每天辛勤工作,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还是没办法让一家人解决温饱。父亲继承了爷爷艰苦朴素的作风,从小读书就很用功,后来考上大学。

快毕业时,学校计划把父亲分配到省机械厅当一名对外贸易翻译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父亲遇到来学校做征兵宣传的某部干事,他极力推荐父亲参军,临走之前还拍了拍父亲的肩膀:“小伙子,看你这体格,天生就是一个当兵的料,来部队建功立业吧!”

父亲自此陷入沉思。一边是专业对口的翻译工作,待遇优渥且能接触很多新事物,而参军曾是父亲儿时的梦想,到底该如何选择?血脉里的倔强与担当在父亲胸腔涌动:“对!当兵去!”

受到父辈激励,我在高考后选择成为一名国防生。大学校园美好的生活没有阻挡我前行的脚步,毕业分配时,我毅然选择扎根一线部队当一名基层干部,手持钢枪,继续践行彭家人保家卫国的理想。“儿子,你能吃多少苦,以后就能走多远。再苦再累,扛过去,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!”父亲的叮嘱,陪伴初入军营的我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晚。我深深知道,真正的好钢是要经过烈火淬炼的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,我对军营的这份热爱不会褪色。

时光将沧桑印上爷爷与父亲的脸颊,却未曾改变他们的报国壮志。从戎的信念贯穿彭家三代人,融入了家族的血液,刻进了我们的灵魂。如今,我骄傲地站立在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,比起外面世界的霓虹闪烁,或许军营生活多了几分枯燥与寂寞,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的诗如云一般飘逸,而我的诗如磐石一般坚强。

昏迷8天8夜的父亲,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广大战友捐献的6400毫升血液挺了过来。从睁眼的那一刻起,他从革命军人变成了伤残军人。

作战英勇的父亲受到军委首长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帮助。他回到家



野狼突击队(油画)

曹加新作

短笛新韵

秋日寄怀

■何红

塞外天高暑未收,关山夜雨叹临秋。
红旗漫卷迎旭日,碧树迢迢步哨楼。
汗洒柳营无法悔,诗吟马上写风流。
休言岁月如川水,看到青春不复流。

迷彩服的颜色

■梁庆蔚

迷彩服有几种颜色

有人说一种
大自然的色彩

有人说两种
太阳的光辉
大地的苍碧

有人说三种
和平的绿色
战争的灰暗
国土的赭黄

有人说四种
春天
夏天
秋天
冬天

有人说更多
还有战士汗水的颜色
军人忠诚的颜色
祖国尊严的颜色
人民希望的颜色……

永远做冲锋的战士

■杨鸿

时光荏苒,白驹过隙,我转业离岗后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已过去快一年。如今,自主择业的我虽然走上新岗位,这段经历却一直让我难忘。因为,它是我解甲归来融入社会之前的一堂社会实践课,让我从中经历历练,也感悟颇多。

从2017年8月31日到工地报到,至12月31日离开,我的这次打工体验历时整整4个月,每天下班之后坚持一天一篇的《一位退役上校的民工日记》也写到第125篇约21万字。本来,我最初打算在工地做满半年,但到后期才知道,很多工地一到12月底就基本停工放假了,再就是考虑到元旦一过就是春节,以前在部队因为工作忙,已有11个春节没回老家过年,如今解甲转身不那么忙碌,应当回四川陪母亲和老家亲人过个春节,因此,我把这次打工体验压缩到4个月。

还记得,刚来工地时,我还穿着短袖短裤,中午的工地宿舍热得像蒸笼,上工一天下来,衣服都要被汗水湿透好几次;后来,秋风萧瑟,落叶纷飞;再后来,雪粒飘洒,寒风刺骨。我就在这座谁也不认识的异乡工地,埋头劳作,潜心体验,度过了离别军旅后的第一个夏末、深秋和初冬。

与29年军旅生活相比,这122天让我真正改换一种活法,彻底融入工地上的农民工生活,收获许多真挚的情义。同时,我这副已经生长了47年的筋骨皮肉,经过每日粗活、累活和脏活的摔打磨砺,虽说体重只减少几公斤,但体力得到提升,身体也更加健康结实,由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的“军中文官”,成为既能写写画画又能肩挑背扛的“复合型汉子”。

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境遇,唯有接受和习惯,尤其是当我们不得不告别深深热爱并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军旅之时。对我来说,从一名正团职领导

到工地民工,这段打工生活正是磨砺精神意志和心态的最佳过程。曾经的荣誉与得失都已成历史,只有放下身段,从零开始,才能坚定一颗看淡枯荣任其风霜的心,才能在今后命运的任何安排中宠辱不惊、坦然处之。

在异乡工地,没有人知道之前的我曾做过什么,只知道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年“小工”。这122天,我们一起上工,一起流汗,一起吃住,一起抽廉价的香烟,喝辛辣的白酒,一起急切地等待被拖欠已久的工资,共同品尝打工的艰辛和底层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
那位68岁的山东工友老宋,已经逐渐年老体弱,虽早已心生归意,但因包工头每年都要扣押一部分工钱,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,不知何时才能给他彻底结清,让他舒心回乡;我还听到隔壁宿舍工友打给老家妻子的电话,看到夜里摸黑蹲在小卖部外面蹭WiFi的工友身影,他们单调枯燥的工地生活,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份牵挂。

到工地不久,一位老哥给我寄来《重新发现社会》《底层立场》和《父亲的江湖》,在劳作间隙,我一边读着这3本书,一边思考在工地的所见所闻。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问题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、开发商和包工头以及购房业主之间的利益纠葛,还有政策与民生、建设与环保等等,这些离老百姓最近的社会问题,一一真实地呈现在我面前。

在工地上,我还近距离接触了一些退伍兵民工,也在网上结交了许多同样选择自主择业的退役战友,连同自己脱下军装后的亲身经历,让我切身感受到广大退役战友告别军旅回归社会后的境遇和心声……

我知道,一些战友自主择业后,选择当老板或到私企打工,甚至送快递、开网店,有的还做起周游四方的

闲云野鹤……这都不奇怪,因为这就是自主择业退役军人的真实存在。虽然他们每月有了退役金,这一生温饱有了保障,但他们正当年,渴望得到社会的拥抱,渴望拥有再次施展抱负的人生,同时也渴望继续报效国家,渴望一杆凝聚人心的旗帜和团结向上的力量。

对于我们退出现役的自主择业军人来说,初心是什么?在脱离体制的人生岁月中,又该如何不忘初心?

我的军旅生涯最后5年在人武部领导的岗位上度过。这5年,根据社会形势和群众关切,我一方面从廉洁征兵和清除人武系统行业积弊陋习入手,狠抓兵役机关作风整改,另一方面,在引领社会尊崇军人职业方面,联合当地社会爱国拥军力量推动开展了很多创新工作。尽管做得很累很难,甚至不被理解,但我依旧初心不改,因为我一直怀有这样的认知和心愿:

当前,社会确实还存有很多问题和不足,但我们不能只做问题的发现者和提出者,一味去吐槽和埋怨,而要做问题的解决者,用一己之力推动我们的社会朝美好积极的方向改变!

这不是大话、套话,而是我的心里话。这也是我过去、现在和未来,面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个态度。如今,我虽已告别军旅,但初心不改,心中的军魂不变,依然是冲锋的战士,依然是当前促进和谐与推动社会前行的一份坚强力量。

今后,无论我站在哪里,那里就是我余生的战场。

一瓣心香